

我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模样,才能不负她的骄傲。可我知道,成长的速度一定要快于她衰老的速度。否则,即便是五公里长跑优秀、八百米游泳优秀、四百米障碍优秀的我,也会追不上她渐行渐远的身影。

# 十一朵玫瑰送外婆

■ 喧 尘

69岁生日当天,外婆第一次收到玫瑰。花不多,11朵,是我从网上订的,缀上满天星和薰衣草也不过小小一捧,但外婆却爱不释手。吃完生日宴,从饭店回去的时候,因为小脑萎缩而变得健忘的她连别人送的“百岁包”都忘了,却一直紧紧抱着那束花。

因为父母离异,从小我就是外婆最疼的外孙。贵州乡下的宴席惯例是每人带一只鸡腿,外婆总是为我留了又留,生怕我吃不饱;8岁时我病危昏迷,她背着我跑到十几里外的医院,从死神手里把我抢了回来。我去当兵了,从不看新闻的她,成天盯着 CCTV7,就为了哪一天能在屏幕上找到我;我的军装照,被她时常摩挲,塑封后也变得褶皱;多年未碰过纸笔的她,还一笔一划为我写来了家信……

“往而不可追者,年也;去而不可见者,亲也。”玫瑰没过多久就自然凋谢,可外婆一直把它插在花瓶里,不愿丢弃。保姆扫除时清理了那束花,她便发了好大一通火,直到我打来电话安慰才消停。

岁月压弯了外婆的腰背,家庭的重担又在她脸上划下数不尽的沟壑。她不看韩剧、不懂浪漫、不会打扮,理所当然也不懂11朵玫瑰的花语,可她知道,这是外孙送她的礼物,是对她的思念、尊敬和爱。

家里有一面墙,裱着全家的照片。最显眼的位置上,赫然是我的毕业照。每每家里来客,都会好奇地问:“哪个是你孙子?”她总是咧着嘴,快步过去,指着照片上的我,讲我的生活、训练和工作,把我夸到了天上。

我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模样,才能不负她的骄傲。可我知道,成长的速度一定要快于她衰老的速度。否则,即便是五公里长跑优秀、八百米游泳优秀、四百米障碍优秀的我,也会追不上她渐行渐远的身影。

终有一天,我只能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她远去。她用背影告诉我,不必追。正应了那句话: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遇,唯有亲人之爱,是为了别离——因为,他们想让我过得更好。

所幸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所以,每个生日的那束玫瑰,便成了我和外婆不声不响的约定。

如今,她的生日又要到了,害怕老去的她却像个小孩般期待这天的到来。因为,每年的11朵玫瑰,就像一艘出访的军舰,会准时把我的祝福与期待送来。倘若能解语,那么她一定能听到,我在她耳边轻声说,一生一世我爱你。

## 那年那时

“此地有情能聚东西南北客,他乡过年哪管日月星辰疏。”16年前,一位在军营过年的军嫂有感而发,写下了这副对联。从此,那抹年味就成为她心头永远的悸动和笔下动人的故事——

# 最忆军营那几年

■ 原 娟

又一个大年将至,看着大街上日渐增多的“中国红”,我的思绪飞快倒流,回到了2002年的春节。那时,还没有随军的我来队过年,在部队家属招待所里和家人团聚。

所谓招待所,其实是一个“浓缩版”的家属院。院子方方正正,建有3排、一溜15间的青砖红瓦房。一间房一扇门一个窗,便是一个小家庭。

平日里,院子里满满当当、热热闹闹。大孩子、小孩子房前屋后嬉闹奔跑,家属们三五成群在一起干活聊天。日子在这种和睦悠然中,过得很快。转眼到了腊月,随着大部分人都回老家过年,小院渐渐冷清下来。45家人,到最后只剩下了我和老王这对“苏鲁组合”的夫妻,以及来自辽、蒙、湘、鄂、皖、晋等地的十余户继续留守。

年,最容易惹人想家。我们这些无法与亲人共度佳节的各地游子,想家的思绪更如野草从生般惶恐焦灼。有的人家,不知是因为天冷还是其它什么原因,都不怎么见出门了。

这天,院子里拥有最高学历的家属、山西籍军人俊伟的妻子朱红老师敲开了我的家门。

一进门,她就直说来意:“咱们虽然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,但过年咋能冷冷清清!我有个主意,留守的这几家每家凑点份子,咱过一个大大的团圆年,如何?”

其实,那时候留在驻地过年的,除了个别是因为工作需要走不开,没钱、孩子小、旅途远坐车难等才是困住回家脚步的主要原因。不能和家人相聚的年,不用想就能品出其中的苦涩。所以,朱红老师的话音还没落,好热闹的和老王就撒丫子地去叩这家的门、敲那家的窗了。

结果自然令人欣喜,各家纷纷响



插图:姜晨

应。家属招待所的“常驻大使”“老地勤”丁大哥亲自出任“大总管”,负责收钱记账、分配任务。一时间,大家纷纷忙碌起来。东家去市场批发鞭炮、拉花和灯笼,西家到商店购买糖果、糕点和干果。我问丁大哥我该干点啥,他乐呵呵地说:“你肚子里有墨水,就负责写一个能表达咱所有人心声的春联吧!”

接连两天,我搜肠刮肚拟了七八稿,可没有一个满意的。没办法,只有去求助丁大哥。

丁大哥笑着说:“我住在这里快4年了。每年春节,能回家的都回家了。我们这些留守的,过得着实冷清。今年不一样了,咱们这些小家来自五湖四海,凑在一起过年,就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。院里院外张灯结彩,小孩子们欢天喜地的,这才有味嘛……”

听着丁大哥的话,我眼前一亮,一副对联脱口而出:“此地有情能聚东西南北客,他乡过年哪管日月星辰疏。”丁大哥一拍大腿,连声叫好:“也就是在部队,我们才能过上这样的年,横批就写——‘军营一家人’吧!”

除夕上午,我怀抱刚过周岁的孩子,站在家属招待所大门前,看着我家老王踩着高脚凳子贴春联、挂灯笼。高脚凳子,是张家口小张小搬来的;扶凳子的是湖南的小王;红纸上的黑字,是内蒙古的丁大哥写的;粘贴春联的浆糊,是安徽的张枫那勤快的媳妇熬的;刷浆糊的笤帚,是河南兄弟李泉中自己扎的;高高挂的大红灯笼和房前屋后随风飘动的彩条,以及成箱的鞭炮礼花,是用大家的份子钱买的。家属招待所一改前几日青砖灰瓦的萧条,变得喜气盈盈!

晚饭后,随着老丁大哥的一声哨

响,我们成群结队地走出院门。门前的空场上,男人们放鞭炮,孩子们点烟花。“砰”“啪”的震天响声和五彩缤纷的不夜天空,把每个人对年的渴望填得满满的。

瘾够了,我们便提着糖果糕点,到部队俱乐部里唱卡拉OK。大人孩子三四十口,点歌一首连着一首,俱乐部的士官小王和他漂亮的小媳妇充当音响师,手忙心不乱地一一准备到位。担任主持人的朱红老师更是有才,即兴发挥主持词,三言两语就能把两种不同风格的歌顺下来,还挺幽默感人。我们笑着,感动着,巴掌很快就拍红了。

当丁大哥唱起《想家的时候》,现场原本欢乐的气氛突然来了个180°的大逆转。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他身旁,眼泪哗哗地跟着唱和。女人们,很快也都泣不成声。只有孩子好奇又紧张地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,不住地问:“爸爸,你怎么了?”“妈妈,你哭什么?”

一曲作罢,丁大哥一个劲儿地道歉,说他不是故意煽情,而是只有这首歌最拿得出手。聪明的小王利索地把歌换成《当兵的人》,才没造成全场“哀嚎”的难堪局面。

从快乐到伤心再到豪迈,所有人的情绪像是在坐“过山车”一样难以平复。记不清聚会是怎么结束的,但那晚“咱当兵的人,有啥不一样”的军营“吼歌”声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深处……

转眼16年过去,当年家属招待所里的那群人都陆续离开了军营。“东西南北客”,只剩我和朱红两家了。如今,我们有了固定的住房,有了私家车,回家过年也不再是啥难事,但每到年关,那段温情的记忆就会爬上心头,点亮一个新的军营年。

## 家庭秀

滚烫的牵挂,行走在戈壁,把冰雪融化。

久违的惊喜,点亮了面容,璀璨如星空。

绚烂的祝福,燃放在心头,火树银花:“孩子,生日快乐啊!”

亲爱的“妈妈”,谢谢您啦!您在哪儿,哪儿就是家。

定格 时值年关,新疆哈密市双拥志愿者服务队3位“兵妈妈”来到哈密军分区梧桐沟边防连,为她们结对认亲的4个“兵儿子”过集体生日。泪洒暖流,包裹了戈壁军人的心。

李学志/文 蒋震/图



# 军中有爱不缠绵

■ 唐继光 梁佳豪

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,而是同在一座军营,两个人却久久不能相聚。”京帅说,不套用泰戈尔的诗句,很难描述他与妻子刘怡捷之间的状态。

京帅与刘怡捷同在新疆军区某师服役,一个是连队的指导员,一个是师医院的护士。别以为“兔子吃窝边草”很容易,他俩能走到同一屋檐下,那也是偶然。

一次回乡探亲,京帅与刘怡捷无比巧合地坐上了同一班列车,坐在同一个车厢的邻座。寒暄过后,俩人惊奇地发现彼此竟然是同一部队的战友,距离感顿时“火箭式”消散,留下一路欢笑和心头些许的悸动。

军人的职业使然,让京帅习惯了什么事都要速战速决。刘怡捷回到家没两天,京帅就提着一大堆礼物找上门来。意思很明显,“男屌丝”开追“女神”啦!刘怡捷心想,这谈恋爱找对象,既不是演习攻山头,也不是训练场上冲百米,哪能这么“短平快”!与京帅“尬聊”了几句后,刘怡捷自顾自地忙去了,把京帅晾在一边。

谈恋爱这种事,有时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。见刘怡捷走开了,一向手勤腿

快的京帅没闲着,主动帮刘怡捷的父母干起了家务活,还边干活边交代自个儿的事。寒暄过后,很快就把两位老人留下了良好印象。整个假期,京帅没事就往刘怡捷家跑,搞卫生、搬重物、取外卖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返回部队后,京帅转为“两线作战”,一边继续与刘怡捷父母保持热络,一边向刘怡捷发动“霸气攻击”。刘怡捷生日那天,京帅约她去看电影。爱情片、恐怖片都没选,直接钻进了《济南战役》的放映厅。京帅的理由绝对充分:“看小鲜肉怕腻歪你,看恐怖片怕吓着你。我们都是革命军人,看战争片算是专业对口。”刘怡捷笑了:“你这哪儿是来谈恋爱的,分明是来抗战的。”

每天忙碌在直线加方的营区,

就算偶有机会约会,也得注意影响,缠绵绵这种事与京帅和刘怡捷总是不大沾边。京帅在队伍前讲话从来都是刚劲有力、简单明了,他给刘怡捷打电话,也是有一说一,有二说二。不过这并不影响两人沟通感情,京帅要是想刘怡捷了,就会把“想”啊“爱”啊之类的话通过微信发给她。省去了一般人恋爱中的曲里拐弯,刘怡捷反倒觉得心里踏实。

正如网上有人戏称的那样:“最快变成哲学家的是老公,最快变成经济学家的是老婆,最快变成战略家的是丈母娘。”经过京帅两年多的不懈努力,刘怡捷妈妈把“逼婚”的电话打给了女儿:“小京这么好的小伙子,我和你爸早就看上啦,你俩别拖了,年底就结婚吧!”

“您怎么比我还着急!”刘怡捷嘴里嘟囔着,心里却从了!

有人说,初恋的爱情是粉色,热恋的爱情是红色,一旦走入婚姻,爱情往往会变成灰色。婚后,京帅与刘怡捷爱的颜色却没变多少。工作的紧张节奏,让这对同一营区的双军人常常难得见一次面,但他们的心却始终在一起。

一个大风夜,京帅突然满手是血地出现在值班的刘怡捷面前。原来,连队紧急组织官兵加固帐篷,匆忙中他不慎挂彩。看见京帅的伤口又长又深,刘怡捷满是心痛,可“豆腐心”还是没能管住“刀子嘴”。她一边“一根头发分八瓣”地细细处理,一边狂风暴雨般一阵数落:“干这么点小活儿还能受伤,你还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## 飞雪夜话

■ 肖大宝

从营区到任务地点有20多公里,即使绑着防滑链,“勇士”指挥车开在雪路上依旧小心翼翼。今天,是旅队第二次出动参加南京市范围抗雪救灾了。凌晨接到出动号令,精神头再足的战士也难免眼皮打架,车胎压雪的咯吱咯吱声,此刻竟像一首催眠曲。

一样是下雪,感受却因人而异。太傅谢安与家人雪夜围炉,留下“撒盐空中”“风起柳絮”的风雅佳话,而子弟兵们眼见“雪压青松”的反应,却是要整装待发、除雪救灾了。

近来寒潮肆虐华东,看到大家初雪那天感叹南京幻化为梦中金陵,我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微信里和远在新疆的爸妈聊了起来,调侃自己来宁10年,头一次赶上这么大雪,一脚下去没到脚踝,看来老天是下定决心要接二连三“赏”我除雪救灾的机会了。

话刚撂下,爸妈立即就不淡定了,非要吵着三方视频看看我。他们一个在病房,一个在值班室,而我刚刚掸落身上的雪。

病房里老爸精神头恢复不少,刚做完肝胆手术的他消瘦了许多,皱纹像胡杨皮越发粗犷地爬上面颊,还好脸色已不似之前蜡黄。胡子显然刮过,只是下颌上还扎着几根漏下的花白胡茬。

几年前,当警察的老爸雪夜执行任务,在盘山路翻车,送进医院做了接骨手术,至今留有后遗症。或许是自己有过翻车教训,他反复叮嘱我要注意行车安全:“上没上防滑链?”“没备好防冻液?”他只管一个劲儿地提问,我甚至来不及回答。

老妈是个一辈子要强的女人,常年和账目打交道。她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很高,不管是治家还是工作,哪怕是化妆打扮,也从来不甘人后。前不久,她下乡驻村帮困,几次扫雪、抢护物资一场没落下。一个女人家,回来还和老乡抢着敲煤生炉,为大家取暖。或许是有感于那段冷得妆容都懒得打理的日子,老妈反复交代我要防寒保暖,尽管她知道我的军大衣很暖和。

不知不觉,时间划过半个钟头。眼瞅着集结时间越来越近,我却舍不得挂断通话。

“去吧!人民子弟兵,此刻,人民需要你!过年回来我请人替班,咱们包了饺子陪你爸在病房过年。”老妈故作轻松的话,让我的鼻子顿时一酸。今年过年,我能陪在他们身边吗?

翻身下车,我们开始组织官兵对任务进行区分。身后,一群“雷锋帽”瞬间占领了目之所及的皑皑白雪,“党员突击队”的旗帜正在北风中招展。

此时,雪越下越紧,我却不觉寒冷,脸上也热乎乎的。那是因为有你们,我亲爱的父母,于千里之外的热力传递;那是因为在飞雪中,我在心里与你们“零距离”夜话。

怎么带兵啊……”几句话就让京帅涨红了脸。待伤口包好后,他赶紧撂下一句“我受伤还不是因为没有你的照顾”,便溜之大吉。

去年备战上级体能考核之初,刘怡捷因为不适应高原环境,3公里跑一度跟不上趟。京帅知道后,没有抚慰,却给她的伤口上“撒盐”:“你可别给咱们这个全优之家拖后腿啊!”气得刘怡捷直流眼泪。当晚熄灯后,京帅发来微信:“小怡子,咱去训练场约会?”从那天开始,京帅利用休息时间,按照自己给刘怡捷制定的训练计划,天天给她开小灶:陪跑、掐表,外带按摩和心理辅导,忙得不亦乐乎。20多天后,刘怡捷硬是在考核中跑出了16分半的好成绩。“谁说女子不如男,女中豪杰在我家!”京帅发来了一堆的“打call”表情,让刘怡捷心里美滋滋的。

军中有爱不缠绵。婚后这些年,京帅和刘怡捷的小日子就这样,在直线加方的军营生活中飞快地流逝着,自有让人艳羡的幸福和快乐。

## 两情相悦